

夜半钟

902782

44.572
02215

(台湾) 谭谈

夜半钟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社科库清3



10050788

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台湾斗智小说系列

夜 半 钟

(台湾) 谭 谈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2插页 149千字

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*

ISBN 7-5059-1820-6/I·1256 定价: 4.20元

大陆版作者自序

笔者本名徐国隆，生于潼关，幼年长于北京，步入少年期，为避日乱，始转返原籍安徽颍上。

求学、结婚，均在家乡完成，而时光荏苒，不觉已近抗战末期矣。

日寇侵华战争，并不因残灯之火，难予继续，相反，愈演愈厉，梦想并吞中国，作为入侵他国军事资源，而此时笔者与三弟玉隆和其他少、壮年一样，投笔从戎，先后加入抗日阵营，孰料战争结束之快，弹指之间耳。

胜利后，路经南京和平门，无意和三弟玉隆巧遇，百劫余生，快慰胜过悲伤，相处近一月，从此各奔西东，再相逢只有梦中寻求了。

返台就任编制最大之政工队长，由于个性疏狂，不适合军

中生涯，终于迭次请求退休，达到从事笔耕目的。

写作逾三十五载，计用过笔名谭谈、司马长虹、铁羽、徐行、徐垒、徐凯等六易之多，所以然者，一生嗜友如命，凡有所求，只要能力所及，勿不慨然承诺，是以借用我笔名的，不胜枚举，因而造成拙作许多怪现象发生，冒名顶替者有之，盗印剽窃者有之，以假乱真者更是多如牛毛。

直到笔者用“谭谈”作笔名，方把逆势扭转，但已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矣。

用谭谈笔名出版逾百部，加上其他笔名发表的，早已超出二百部有余。其中许多作品已被亚洲电影公司、邵氏电影公司改编为电影、电视。诚所谓“自古名医如良相，不许人间见白头”，我去矣，病魔缠身矣。此刻竟和家人取到联系矣。回溯环境好时，家中骨肉，却生不如死，文化大革命浩劫，天愁地怨，不堪追述，而我却不能助家人丝毫之力，而今病入膏肓，住院抢救，可说七进七出，今知拙作大陆再版发行，现已交胞弟斌隆、德隆全权处理，希望略补前愆，亦可稍慰先父母在天之灵。

徐国隆（笔名谭谈）写于香港



黄河决口，淮河泛滥，是近百年来最大的一次水患。

豫东、冀南、鲁西、皖北，少说淹了二十几个县，大批灾民，四处流亡，运气好的，逃出水域，找到了乞讨求生之所；运气坏的，不是半途饿死，也被北洋军抓去填炮眼，充炮灰了。

马头集属河北东明县辖，向东？不出十里地濒接山东，朝西？五里之遥就是河南边界，所以当地人称马头集为三不管。

马头集可说得天独厚，既无水患，又得天时，连连三年的大丰收，造成此地空前繁荣，与近在咫尺的黄河两岸相较，这边酒肉臭，那儿却是“路死骨”了。

某天？六月梢头，难民涌向了马头集……。

“马头集”早已得到消息，集上有头有脸的人立即要求驻

军白营长开紧急会议。

会议不是救济难民，而是像防土匪似的，不要叫难民到达镇上，免得破坏繁荣，增加负担。

有的主张用枪杆子把难民驱逐出境。

有的采用折衷办法，在集外搭席棚施三天粥，再让灾民转往他乡，免伤和气。

白营长的想法却不同了：灾民不入集会失掉管头，谁敢保证临近村落不会发生抢案？所以他强调施粥应在集内，至于安全问题，由他负责。

其实！白延良营长——背后都叫他白眼狼的这名北洋军官也有私心，他这个营自参加直奉战争后，一营没有一个连人多，不能不抓几个壮丁充充数啊！

灾民到了，约有两百口子人，不是老的，就是小的，没一个当壮丁的料，奉命监视灾民的何德用连长冷了半截，敢情，白延良给他的命令是：把年轻小伙子先行分隔开，然后威迫利诱，驱之当兵。

何德用抓抓头皮，望了眼赵班长道：“奶奶个球，寡妇死了儿子——没指望了。”

“报告连长！”赵班长道：“老的小的也可以凑数呀！”

“新上任的罗阎王可不吃这套。”

“罗阎王？”

“马拉个巴子！连我们的旅长罗阎王都不知道吗？”

说到这里，集上乡绅代表胡来发驾到。

胡来发在马头集地位很特殊，说他是士绅也可，因为他身兼商会会长；说他是流氓也不冤枉，原来胡来发不但开赌馆，

外带贩毒营娼。

何德用倒是很巴结胡来发，敢情！每次伸手只要不超过三块大洋，绝不会打退票。

让座、献茶，胡来发接过根哈德门（香烟）说道：“连座！灾民都在坝子口了？”

“是啊！不等会长清数，怎可以放人进来呢？”

原来“马头集”没有寨墙，那年头很乱，为了防土匪，集外修了座土坝子，别瞧土坝子不起眼，倒也有五尺宽，八尺高，加上个栅栏门，蛮威风哩！

“这批灾民连座看过了？”

“甬提啦！一群要饭的化子。”

“这么说不可能有土匪混在里面了？”

“老的太老，小的太小，您想可能吗？”

“女人呢？”

“一半、一半，对了！也许会长的运气来了。”

“运气？哪门子运气？”

何德用连忙咬了咬耳朵，胡来发哈哈笑道：“看你的了！”

何德用拍着胸脯：“没问题！再说，有得吃，有得穿，总比沿门乞讨强得多。”

“看来胡某又要做做好事了？”

“当然啦！谁不知道胡会长是大善人呢！”

“善人？”胡来发耸耸肩，得意的笑了。

“方才的话会长很满意了？”

“问题是有没有好货？”胡来发眉头一皱。

“这得碰运气了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马家庄的马长风老爷子可得当心些。”

“擎好吧！马老爷子早已不问事了。”

“报告！”原来张班长带来了第一家灾民，到了连部。

第一家灾民是一对老夫妇，同来了媳妇和三岁大的孙子。

何德用特别打量媳妇一眼，但见媳妇二十郎当岁，皮黄骨瘦的，人虽年轻，却不够漂亮，手一挥道：“检查！”

检查位置在连部紧挨着的耳房，连部靠近南坝子门。

老年人道：“都是灾民，有什么好检查的？”

何德用桌子一拍：“万一有夹带呢？”

“夹带？”

“手枪、盒子炮、烟土、海洛因……”

张班长把老年人先拖入耳房，不一刻，老年人检查完毕，继而，老婆子，再后，小媳妇——小媳妇出来时，两腮挂着泪珠儿，不用说，张班长等人毛手毛脚了。

检查过的人，登记姓名，送入关帝庙——关帝庙供灾民住宿的，何德用临时规定，男的住左大殿，女的住右大殿，显然，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眼了。

接着，以家为单位，一拨拨的经过问讯、检查，转眼近两百口子人清点的接近尾声了，胡来发直摇头，不用说，没有一个妞儿看得上眼。

又有一家进入连部厅房了。

这一家人口更简单，仅父女二人，父亲拄着拐杖，由女儿搀扶着，行动好像不大方便，女儿十七八岁，粗钗布裙，衣着寒酸，深垂粉颈，怯怯的，像只受了伤的小麻雀。

可是女的一抬脸，包括胡来发在内，都直了眼，世界上真有如此清丽脱俗的大闺女吗？

22
8. 22
14
软润的面颊，玉葱似的鼻子，柳叶似的眉，桃绽似的小红唇，尤其那双美丽的大眼睛，如秋水，似寒星，如宝珠，像水银，乌黑、灵活，但乍见陌生人，却显得有些羞惧和不安。

未容何德用发问，胡来发道：“姑娘！请问身旁的老先生是谁？”

“咱爹！”

“你爹是不是身子骨不结实？”

“身子骨没什么，得了眼疾。”

“逃灾又害病，蛮可怜的嘛！”

“谢谢大叔关心。”

“甭客气，贤父女贵姓高名呀？”

“爹叫孙亚夫，小女子乳名慧儿。”

“可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“大叔是？”

何德用连忙介绍，无非说胡来发有财有势，是堂堂乎商会会长，也是安排灾民的负责人。

“快给孙老爷子搬条凳子！”

胡来发忽然亲热起来。

孙亚夫有了座位，反而架子十足的：“请问马头集有没有救灾组织？”

何德用道：“政府既未筹粮，又未拨款，哪来的救灾组织？不过地方父老如胡会长这等热心人氏，掏腰包施放几天粥倒是有的。”

“胡会长！”

胡来发赶忙道：“老爷子请指教。”

“有道人溺己溺，救人如救火，这才合乎做人道理，仅仅施

几天粥，能解决灾民们的问题吗？”

胡来发心说：好啊！赏他凳子坐，居然顺竿子爬了。

但表面上仍很客气：“灾民的困难，慢慢再想办法，再想办法。”

显然！胡来发看中孙慧儿了。

“胡会长！”孙亚夫续道：“有人把灾民当土匪看，实在不合人道，有背天理，想想看，假使马头集也闹水患，易地而处，做何感想呢？”

“放心！马头集的人都很厚道，就拿兄弟说，连晚饭都没吃，就赶来照顾灾民，该是个很好的例子了。”

“这么说老夫就放心了！唉！好大的水，中国何其不幸，水灾加上兵燹，这日子怎生熬得过？”

“爹！”慧儿悄声道：“别发牢骚了，该问问胡会长有没有准备灾民的住处？”

胡来发紧接着：“住处早已安排好了，在关帝庙，不过贤父女可以暂住大兴客栈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慧儿语气很天真。

“顾虑令尊患有眼疾，诸多不便。”

“谢谢胡会长胡——大叔……”

“不用谢！”孙亚夫霍的站了起来。

胡来发肺几乎气炸，世界上还有这等不识相的人吗？

慧儿怕生事，连忙赔不是道：“实在对不起，俺爹就是脾气躁了些，其实，是番好意。”

“好意？”

“是嘛！胡会长，俺爹是认为同为灾民，就不应厚此薄彼，如果有人批评大叔，怎好意思？”

“不会的！我是顾虑令尊有病，也算秉公处理。”

“胡会长！”孙亚夫又冒上一句：“孙某人这点眼疾，能吃、能动，算不了什么，阁下两眼不花，当可看到灾民中有几家老小病人膏肓，生命垂危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如果会长真的有怜悯之心，同情之意，那几名老小才是你帮助的对象，孙某人免了。”

这番话不但硬，还带挖苦，急得慧儿小脸发白，直冒冷汗，不料，胡来发竟然双手一拱：“与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，孙老爷子尽管擎好，兄弟遵办。”

“但愿如此！”

又是话里带骨头，胡来发打了个哈哈，他是借着打哈哈出闷气了。

孙亚夫接着道：“假使没什么事，敝人可以带小女去关帝庙了？”

“当然！总得派个人送送吧？”

胡来发果然派了名弟兄将孙氏父女送往关帝庙。

孙亚夫父女离去，何德用与胡来发进入卧室，说了三个“好”字，后道：“您老今天的修养可算到家了。”

胡来发道：“要不是为了那个妞儿，嘿嘿！老子不把‘倔驴’打个半死才怪。”

“真他娘倔的气死活人。”

“连座！”胡来发语音一顿道：“孙亚夫这个人可要当心些，此人看来并不简单。”

何德用不解的：“会长会怕个灾民？”

“不是这意思，他是个一条道走到黑的老古板，为了把他

女儿弄到手，就不得不小心应付。”

“大不了多打发几个钱就行了。”

“没看到方才那股正气磅礴，自以为是的神气吗？钱对他起不了作用的。”

“依会长之见呢？”

“首先把灾民男女分开一事，可以暂免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免得引起孙亚夫的反感。”

何德用笑道：“胡老！这么说小弟明白了，会长打算用水磨功夫慢慢的磨？”

“差不多，同时不能给灾民光喝粥。”

“那么三天后要不要撵走灾民呢？”

“不行！这得看情况而定，倘一切顺利，也许用不了三天。”

“莫非胡老肚子里已有打算了？”

“可以这样说！何老弟……”胡来发口气套着近乎：“知不知道明天是老哥哥五十大寿？”

“恭喜了！”何德用拱拱手：“小弟明天给会长大哥磕头。”

“自己弟兄何必客气呢？”胡来发面现得意色。

何德用沉思一下道：“假使不出所料，必定请孙慧儿喝寿酒？”

“正有这个意思！”

“恐怕很难，大白天她老子监视必紧，会让她喝寿酒吗？”

“当然做寿要改在夜晚了。”

“夜里做寿？天！蛮新鲜的。”

“其实另外还有一层顾虑，自从马家庄的马老爷子于两年前不再做寿之后，我是他一手提拔的管事，怎好意思大锣大鼓

的办生日呢？”

“原来大哥是秘密做寿。”

“不错！”

何德用拍了下葫芦头道：“小弟有个意见希望大哥采纳。”

“说吧！好兄弟！”

“大哥！那姐儿保险是原封货，若是大哥酒后得了手，不是少弄上一票吗？”

胡来发哈哈笑道：“兄弟！你聪明一世，懵懂一时，如果大哥不打算金屋藏娇，值得费这么大劲吗？”

“呀！”胡来发大拇指比划道：“要得！敢情大哥是被窝里放屁——吃独食。”

“不像话！”

胡来发笑了。

何德用道：“不过还有一点需要考虑，半夜里叫那姐儿吃寿酒，同样的有困难。”

“这得动动脑筋了，所以才说看情况决定灾民的去留了。”

“兄弟有办法！”

“快说！什么办法？”

“报告！”张班长闯了进来。

何德用问：“有事？”

“又来了名灾民。”

“不是叫你们都打发走了吗？”

“刚刚到的。”

“由你随便的问一下，送关帝庙好了。”

“那灾民是堂客，既漂亮，又风骚。”

何德用眼睛一亮：“快带去大厅，请胡会长瞧瞧。”

张班长走去，何德用道：“真要是如张班长所说的堂客，会长大哥，小弟可先告个罪。”

“怎么告起罪来？”

“兄弟要亲自检查，而且……”

胡来发猛的给他肩膀一巴掌：“行！大哥也叫你洞房花烛夜，尝尝新鲜货。”

两人相对一笑，走出卧房，放眼之下，何德用口水又流出来了。

好俊俏的娘们，二十三四岁，眼睛像两泓秋水，脸蛋儿像刚出锅的水豆腐，窄窄小腰身，突挺的两座乳峰，小红唇上还有两颗美人痣哩！

衣着？非但不寒酸，可用上华贵二字，上身穿的是绿色短袖上衣，右胸脯还绣了朵栩栩如生的银牡丹，下身是杭绸粉红裤，一双小巧天足，穿了双桃红色绣花鞋，真像个刚回门的新媳妇。

小娘们身旁还站了个大块头，黑忽忽的，像半截铁塔，何德用咕囔着：“黑小子送给营长当马弁倒是好材料。”

何德用亲手搬了只圆凳子，女的坐，男的站，然后色迷迷问道：“小大嫂！看样子不像逃难的呀？”

“逃难还要看样子吗？”

接着“嗤”的一笑，媚眼儿一勾，左手一掠鬓角，露出腋窝茸茸的腋毛，还有！雪白的胳膊上戴了只玉镯子。

胡来发很识货，见玉镯透体通红，隐现霞光，必是宝物，忍不住问道：“这位小大嫂——冲你戴的玉镯，也不会是靠小米粥赈灾的难民了。”

小娘们笑得弯了腰：“想不到这破烂镯子变成了宝，可别

眼睛看花了啊！”

胸脯一挺，那朵银色牡丹花蕊也像高出许多，敢情，花蕊正托在女人的花蕾上。

胡来发仍不死心的：“镯子是小大嫂自己买的了？”

“不是的！”一指身旁大汉：“是他送小奴家的，他嘛！俺的表哥，叫傻楞子，别瞧人傻里傻气的，心地蛮厚道哩！”

“小大嫂贵姓高名？”何德用不甘寂寞。

“小奴家娘家姓银，小名儿叫牡丹，见笑了。”

“怪不得衣服上也有牡丹哩！”

“呀！原来军官大哥早注意人家的奶庞子了。”

奶庞子？这话出诸年轻小媳妇口中，别有韵味。

何德用心里痒痒的说：“如果大嫂真要是灾民，没法子，可得先行检查，才能进‘马头集’。”

“检查？是不是把人家当成女强盗？”

何德用连忙道：“别误会，是公事。”

“公事？公事当然要公办了？”

“小大嫂是明白人。”

“先检查我还是先检查傻楞子表哥呢？”

“傻楞子是男人，去外面检查，小大嫂得到房子里面。”

“敢情好！谁检查小奴家呢？”

“我！”

“你究竟是谁呀？”

“驻军何德用连长！”

“怪不得长了副军官像哩！带路吧！”

这次，何德用并没有带入正房，而是他那间自认为最考究的卧房权充检查室了。

傻楞子由张班长略微搜了下身，过关了。

忽然！卧房内传出声脆响，紧接着何德用掩着半边脸尴尬的跑了出来。

银牡丹边走边整理裤腰带，胡来发问道：“这是怎的回事？”

“没什么！”银牡丹道：“只怪何连长事先没打招呼，犯了女人家的小毛病。”

胡来发一半明白一半糊涂的：“小毛病是？”

“那个东西来了嘛！那东西男人碰上会倒楣，所以情急之下，打了连长两个耳聒子。”

何德用尴尬万分，恨不得有个老鼠洞钻进去。

胡来发已看出此女十居其九是名混混，眼珠子一转道：“银牡丹！要不要敝人陪着你参观下关帝庙？”

“关帝庙？叫人家拜关老爷是吗？”

“关帝庙是收容灾民的地方。”

“小奴家也是灾民，为什么说是参观呢？”

“参观之后，再考虑要不要住在关帝庙了。”

“意思是那儿很乱？”

“灾民一多，必然很乱。”

“人家最喜欢清静嘛！”

“看来只好替你安排个清静的地方了。”

“大兴客栈”是“马头集”独此一家，别无分号的客栈，规模不小，两进院子，还有座小跨院，小跨院一向是有钱客商住宿之地，不用说，价钱贵了些。

胡来发就是把银牡丹安排在小跨院住，小跨院仅有三间